

# 張大千外傳 (三)

戚宜君

## 仿石高手·聳動藝林

張大千雖然在「秋英會」上揚名，但他真正聳動藝林，全天下為之矚目，卻是他以假亂真，仿造石濤繪畫的極端成功，使得許多富商巨賈，甚至藝苑名流都被其愚弄。

張大千由崇拜石濤、研究石濤、臨摹石濤到偽造石濤，確實下過一番精深的功夫，然則石濤究竟是何許人呢？石濤也就是道濟和尚，號清湘道人，還有大滌子、苦瓜和尚、瞎尊者都是他慣用的別號。

石濤原名朱若極，係明代宗室靖江王之後，明朝滅亡時他只有十五歲，不久便出家當了和尚，雲踪飄忽，四處漫遊，瀟湘、洞庭、廬山、黃山、西湖、揚州、金陵都是他流連忘返的地方；這些山水勝景，羅織成他胸中的峯巒溝壑，進而渲染到紙上，突破古人的成法，遂在清代初期的畫壇展現出璀璨的華彩。

明清兩代多重臨摹，遵循古人法則，不敢稍有違誤，石濤則認為：「我之有我，自有我在，古之鬚眉，不能生在我之面目；古之肺腑，不

能安入我之腸腹。」更感慨的說：「古人未立法之先，不知古人法何法？古人既立法之後，便不容令人出古法！」因此他大聲疾呼要師古人之「心」，而不可一味的師古人之「跡」，所以便立定志向要打破成例，獨創自己的風貌。在他最早的山水圖冊上，曾有題跋云：

書有南北宗，書有二王法。張融有云：「不恨臣無二王法，恨二王無臣法。」今問南北宗，我宗也？宗我也？一時捧腹曰：「我自宗我法。」

筆意縱橫，脫盡往古畫家窠臼，痛快淋漓，沉毅有力，石濤流傳後世的作品，不但對清代畫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更為達官貴人、名家富戶所百計蒐羅珍藏；張大千先後看到過及收歸己有的石濤作品不下四、五百幅，遂使他成為鑑賞石濤的權威；更以「玩世不恭」及「我亦能之」的心理，運用他的天才和智慧，仿造石濤的繪畫，遂使他成為了聳動藝林的「仿石專家」。

李梅庵老師的三弟李筠庵為了家累過重，常造些假畫賣錢，仿照石濤的畫風、畫意、設色、布局、題款、印章甚至還要物色清代初年的紙張

，更須要在「裝裱」及「作舊」上精心處理，才能臻於以假亂真的地步。

由於師門之誼，張大千口稱李筠庵為「三老師」，實際上他們二人是介乎師友之間的關係；耳濡目染之餘，張大千也試着仿製石濤的繪畫，由於他比李筠庵更具功力，因而更能得石濤三昧。初期只是題上「大千張爰仿石濤」，大家都覺得他模仿的幾可亂真，但是由於那一行「題款」，就使其價值大打折扣了。

明明是不分軒輊的筆墨，何以題上真名便不值錢呢？張大千百思不得其解，他的三老師李筠庵剖析道：「這個道理很簡單，那是因為你的名氣沒有石濤大啊！」三老師更激之云：「實際上你的畫與石濤已經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，因為是仿作，還要忍受外行人橫加批評，硬說如何如何的不及石濤，豈不令人氣結！」結論是：反正上海有錢的人多得是，何不以石濤的真跡出現，掙他富商巨賈幾個冤枉錢有何不可。對於有錢有閒，性喜揮霍，而又愛好附庸風雅的人，投其所好，而又取不傷廉，何嘗不是一件各得其宜的事呢？

## 眞真假假大洋萬元

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，張大千認識了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，位於愛文義路的巨大宅第中，廳堂上掛滿了琳瑯滿目的名人書畫，並有意把其廳堂改名爲「石濤堂」，正在物色一張石濤的巨構作爲「鎮堂之寶」；於是張大千便畫了一張二丈四尺長的石濤山水，拐彎抹角的找到一個有名的書畫掮客去向程霖生兜售。

程霖生果然愛不釋手，但是「開價五千大洋，少一文不行」，在當時八塊大洋就能吃一桌魚翅大席的行情來看，着實不是一個小數目了；爲了慎重起見，特別把石濤鑑賞名家張大千接來評鑑，不料張大千只約略一看，便斬釘截鐵的說：「假的！」更補充着說：「山勢太弱，樹木太嫩，那裏有大濤子的氣勢！」

眼看到手的一筆財富，被張大千三言兩語弄砸了，表面看起來張大千不是自己塌自己的臺嗎？其實一點兒也不，經過巧妙的安排，第二天這個書畫掮客又到了程府，說什麼萬分抱歉，昨天的那幅畫被張大千買去了；並解釋說張大千一時看走了眼，經過仔細審視，才發現確實是石濤的眞蹟。於是好說歹說，程霖生終於花了加倍的價錢，以一萬元大洋，才購得了這幅仿製的石濤山水。

得之於畫，亦用之於畫；張大千既然有了錢，便到處收購石濤的眞蹟。據說石濤流傳後世的作品總數大約不到七百幅，張大千先後收藏的便有五百幅之譜。看得多了，加上他的驚人才能與

功力，仿製出來的石濤繪畫自然無人能比，簡直是無往而不利，許多名家都被他蒙在鼓裏，北方最有名望的畫家兼收藏家陳半丁便是其中的一個。

有一次陳半丁新獲一冊石濤的畫頁，特地邀請當時的北平藝林名家陳師曾、王雪濤、徐燕孫等人前來欣賞。張大千恰於此時以南方新近崛起

的畫家，抱着遊覽、觀光、見學及「鍍金」的心情，來到了全國藝術殿堂的北平；藉着畫家汪慎生、金拱北與周養庵的推介，開始在舊京打天下，也應邀到了陳府，觀賞難得一見的「石濤畫冊」。

### 燕京賞畫冒犯前輩

及至陳半丁小心翼翼的從內室捧出一個鏤刻精美的紫檀木畫匣，鄭重其事對大家說：「新近獲得石濤的精品一冊，不敢私自自珍，特地拿來與諸友好共同欣賞。」

張大千在這一羣畫壇前輩之中只算是後生晚輩，只有擠在外圍遙遙觀賞的分兒，由於他年輕眼明，看見上題「金陵勝景」，心中便有了幾分懷疑，等到陳半丁又翻了兩頁，張大千不覺脫口而出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冊子啊！是我畫的！」

我都一清二楚，如果不信，我一邊說，請諸位前輩逐頁對照如何？」

於是，張大千一五一十，如數家珍的往下說，陳半丁與衆人一頁頁的往下翻閱，居然絲毫無訛，在座的人愈看愈驚，陳半丁更是愈聽愈氣，慌亂之間連老花眼鏡也掉在地上打碎了。

陳府的聚會在這尷尬的場面中不歡而散，張大千此舉無疑是向當時的權威挑戰。陳半丁畫了三十年石濤，在北中國的畫壇上有一言九鼎，舉足輕重的分量，如今竟然輕易地栽在一個後生小子的手裏，心裏的窩囊勁兒，實在是難以言喻。張大千眼看冒犯了畫壇前輩，而且是短時期內無法彌補及解釋的狂狷行爲，遂儘快的結束了燕京之行，又回到了他發跡的上海。

訪問北平之行，看起來似乎是鏖羽而歸，事實上他真正開始得到北方畫壇人士的注意，確實是由此開始；由於他向權威挑戰的結果，已不止達到了原先「鍍金」的目的，而且更超額的震驚了北中國的藝林，產生的效果已遠遠的凌駕了當初的希望。

### 假換眞愚弄黃賓虹

如果說唐突陳半丁是屬於向權威挑戰的性質，那麼愚弄黃賓虹便是屬於有意的報復行爲了。黃賓虹是滬上著名的收藏家及鑑賞家，對於石濤的畫素有研究而且更酷愛若狂。有一次張大千曾向黃賓虹求借一幅石濤的精品仔細臨摹研究，卻被黃賓虹拒絕了；這原是收藏家常見的個性，有些人不但不肯將自己收藏的書畫借人，甚至還不

肯輕易的出示給人觀賞呢！

事有湊巧，張大千仿製的一幅石濤，無意間在曾熙的案頭被來訪的黃賓虹看到，並一再說：「這一幅石濤是精心之作，非識者不能辨也。」於是立意要據為己有，曾熙就要他與張大千直接商量，張大千心中暗自高興，祇說：「您老人家既然如此欣賞這幅石濤，看樣子又不得不割愛了，但是這不是價錢的問題，如果您老同意的話，就以我的這幅石濤換您那天不肯借給我的那幅石濤如何？」

原以為祇是試探性的出個難題罷啦，卻不料黃賓虹立刻答應交換，就這樣張大千的「假石濤」，換了黃賓虹的「真石濤」。事後張大千解釋說：「以畫易畫，雙方協議，黃先生輸的是眼力，這是他自己找的，也怪不得誰！」

有一次張大千漫遊津沽，在書畫名家羅振玉家中看到了一幅石濤的條屏，張大千認為並非石濤真蹟，羅振玉自認絕不會看走眼，而且有許多東瀛的朋友高價求他轉讓他都不肯，如今竟然有人說此畫有問題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咆哮着直說：「無知後生，狂妄之至！」

受到此番折辱，張大千挖空了心思，經過刻意的安排，一定要給羅振玉一個難堪，使他吃虧上當而又莫可奈何！張大千揣摩羅振玉的心理弱點，工筆細膩的繪製了四幅「斗方」，這種畫是屬於一種繪畫中的「小品」，難登大雅之堂，大都掛在不顯眼的書房或臥室，作為補壁及裝飾之用；因為羅振玉算盤打得十分精道，若是山水巨構，動輒萬兒八千大洋，羅振玉是不會輕易上鉤

的。

### 羅振玉啞子吃黃蓮

這四幅「斗方」中，畫的盡是鳥獸蟲魚，有一幅老虎恰巧應了羅振玉的生肖，大大可以激起他據為己有的念頭；而且仿製品多半是大幅的中堂或手卷，沒有人願意假冒這種不起眼又不值錢的「小斗方」，就是因為羅振玉太聰明了，結果反而被更聰明的人結結實實的騙了一次。

事先張大千曾同書畫商人講明，立意要使羅振玉受騙，於是製造空氣，誦動畫壇，往返磋商、看畫議價，最後到銀畫兩訖，嚴絲合縫，絲絲入扣，終於不着痕跡的使羅振玉吃了一次大虧。

羅振玉還自以為為物美價廉，得意之至，於是大宴親朋同道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拿出這四幅「斗方」。主人當眾誇耀，賓客讚不絕口，張大千亦在被邀之列，故意悄悄的但是又欲蓋彌彰的對羅振玉說：「羅老，我看這四幅斗方有點靠不住！」羅振玉一看又是張大千在觸他的霉頭，於是沒好臉色的怒斥道：「簡直是胡說白道！」

賓客們正在竊竊私議之時，張大千又是故作神秘的把羅振玉拉到一邊說：「這都是我畫的啊！」說着從衣袋抽出畫稿與圖章，竟與「斗方」上絲毫不爽，羅振玉回頭看看眾人，大家正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他們；登時之間，弄得一向以鑑賞名家自居的羅振玉汗流浹背，面色灰白，踉踉跄跄的逃到書室，好一陣子才出來靦靦的送客人散去。

### 上下千年融會貫通

石濤的畫盡得宋、元兩代精華，用筆豪騁，才力縱橫，張大千極力揣摩，已至以假亂真的境地，甚至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。陳定山說：「張大千是一個聰明人，他從石濤起家，又把石濤一口氣吞入腹中搗個稀爛，吐得出來，化作唐宋元明千百作家。」張目寒也說：「大千並不拘於石濤，他一步而上溯唐宋元明，縱橫百家，恣意臨摹，取唐人的樸厚，宋人的法度，下至元明的筆墨意境，上下千年，融會貫通之。這不僅是常人所不能為，而且是中國畫史上所沒有的人物。」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，以張大千的才氣，自然不會以石濤為滿足，自然是要擷英拈蕊，廣採中國繪畫的精華，進而更予以發揚光大，展現出元氣淋漓的蓬勃生機；這在他中年以後果然都作到了，連日本人都推崇他是中國畫的復興人物呢！

有一段時間張大千真就心臨摹石濤的畫太多了，生怕跳不出石濤的窠臼；因而努力開始走自己的道路，強調師古而不泥古，即使是在臨摹研究的初期，也要具有一種批判性的態度。這是他的經驗之談，在模仿石濤的初期，他是從未想得到的，一味的追求「形似」和「神似」，終於使他成為「石濤專家」。他仿製的石濤畫不計其數，當然也為他賺來了大量的財富，雖然說這些都是遊戲筆墨，但也是他一生惟一最受清議批評的地方。

當初張大千臨摹石濤的繪畫，幾至廢寢忘食的情況，及其開始仿製惟恐其不精，更以「頑童」似的性格遊戲人間，捉弄程霖生、調侃陳半丁、唐突黃賓虹與報復羅振玉，其目的歸結起來只

有一個，那就是用事實來證明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世人風靡石濤繪畫，予照樣能够模仿得一模一樣。」這個願望他果然是百分之百的達到了，不但國人收藏了許多張大千仿製的石濤繪畫，就連世界各大博物館，一向長於科學方法評鑑古畫，同樣的也收藏了一些張大千仿製的石濤作品呢！

### 石濤專家自承騙子

張大千是石濤專家，已為舉世所公認，至此張大千才猛然省悟他自己究竟在那裏呢？於是便開始再一次的突破，他要努力走自己的道路。後來有人以他早年所臨摹的石濤一幅中堂請他題跋，他感慨萬千的題了兩句詩云：「昔年唯恐其不入，今則唯恐其不出！」最能表現他一心一意改弦易轍的態度及心情。

張大千從不掩飾他是仿製石濤繪畫的能手，有一次甚至十分爽直的對名記者謝家孝說：「你們新聞記者見人閱世雖多，但騙人的事你們可沒有我見得多，我自己就是騙子！用紙用筆的騙子！」他自己說得如此率真，反而覺得他的長處及優點太多，這些小疵似乎是無傷大雅的。

### 發乎情止乎禮的愛

幸虧在中年以後，張大千決心要畫自己的畫了，因此才一次再一次向前躍進，向上躍昇，贏得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的美譽，以及世界級的藝壇大家的肯定。

「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許」，張大千與李秋君濃情蜜意，數十年如一日，雖然沒

有名分，更沒有燕婉之好，但卻恪盡夫婦之道，彼此依賴，相互關懷，完全是一種「柏拉圖」式的精神戀愛，其愛彌堅，其情彌苦，而當事人不但心滿意足，更足引以為傲、引以為榮。

談到李秋君，必先要從她的家世說起。李氏先世原居於寧波府屬的鎮海縣之小浹江，世代經營海運為業；清代咸豐年間傳到了李容，字也亭，除海運外兼營金融，儼然為東南一帶商場之領袖。

李也亭的獨子李嘉，字梅塘，生了五個兒子，依次為雲書、薇莊、鍾珏、華堂、徵五。李徵五多才藝，有膽識，仗義疏才，人咸稱之謂「孟嘗君」，早年參加「同盟會」，辛亥革命時曾拿出私財百萬，組織「光復軍」，佐陳英士攻佔上海，繼而攻略南京，逐走張勳的辦子兵，對於底定江南厥功至偉。當時張宗昌遠從關外率領大批人馬前來投效，李徵五把他編為光復軍騎兵獨立團團長，儘管後來這位狗肉將軍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，但是提起李徵五，仍然是「老祖宗」或「老統領」的掛在口上，尊仰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### 李秋君看上張水仙

李徵五的二哥薇莊生有六子一女，長名祖韓，次名祖璽，老三便是李秋君，原名祖雲，別署歐湘館主，與張大千同庚，僅小其四個月而已。當時李家在滬上財大勢大，經營了許多事業，其中金融一項與四川張家在匯兌上多有來往，因此便成為通家之好。

張大千是先認識了李秋君，然後才連上了家

族的關係。當時除了「秋英會」而外，還有許多碩彥名流組織的會社，像是李祖韓與江小鶴等人組織的「中國畫會」，李秋君也與陳小翠等創設「中國女子書畫會」以相抗衡。

李秋君是吳杏芬的高足，山水卓然成家，畫仕女則兼採張大千意法，以寫生作古裝美人，神采靈動，呼之欲出，而且線條柔美，極盡「吳帶當風，曹衣出水」之致。當時張大千由於「秋英會」上一舉揚名，翩翩少年，羨煞了滬上的名媛閨秀。那時張大千最為外人所賞識的就是他畫的工筆水仙，秀雅清奇，無與倫比，因此大家都管他叫「張水仙」，一幅可賣四塊大洋呢！其實他的工筆仕女及花卉，線條更加柔美，完全是得力於母親及姐姐的真傳；李秋君出身良好的家世，又受過良好的教育，能詩善畫，落落大方，人稱李家才女，與四川張家的才子張大千，自然有許多相互吸引的地方，因此便自然而然的有許多交往的機會。

據陳定山說：「秋君才高目廣，擇婿奇苛，年已數逾標梅，猶虛待字。初賞杭州唐雲，以為才子。唐雲長大白皙，自視甚高，謂為唐寅復生，畫法新羅，字宗清湘。」又說：「唐雲畫亦兼竊大千之緒餘，一日，為秋君獲其原稿，始知天壤間，唐雲之外尚有大千。而大千適喪偶，館於秋君家，患消渴病，藥爐茶灶間，秋君為之亦看護維之。醫戒病家食糖及諸油膩，秋君為之亦看護維之。食必共案，某宜食，某宜禁食，細心當值。而大千賦性如小兒，見油膩則食指大動，輒於枕邊偷食之；秋君搜得之，必盡棄盆盪，而交謫如勃

豁然。人皆謠言，一個是仕女班頭，一個是文章魁首，論嫁娶必矣！」

民國九年，也就是張大千二十二歲那一年冬天，張大千開始成爲滬上李家的貴賓，有一天薇莊先生把他雅好藝術的大兒子祖韓、三女兒秋君和張大千一齊叫到身邊說：「你們幾個人愛好相同，情同手足，我家秋君就許配給你了！」

### 恨不相逢君未娶時

先是張大千在強盜竊脫險以後，已經秘密的與黃凝素結婚，先後已生了兩個孩子；一百天和尙生涯以後，被張善子「押解」回川，又奉父母之命與曾慶蓉成親，因爲後來的係秉承父母，因而反而居長成了「大夫人」，最先進門的只好屈居「二夫人」了。

此刻張大千不但已經有了兩位妻子，而且也有了兩個孩子，一聽此言，既感激、又惶恐、更難過，連忙跪了下去對薇莊先生叩頭說：「我對不起你們府上，有負雅愛，我在原籍不但結了婚，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孩子！我不能委屈三姐！」當時李家的失望，張大千心中難過，自是不言可喻；但是李秋君本人自始至終，都未曾表示絲毫怨尤，尤其令人出乎意料的就是就此一生未嫁！

據名作家高陽分析說：「李秋君不能表示失望，倘有此表示，便會有人覺得她可憐；而他人有此反應，對她來說便是一種屈辱。同時，必然還有人會勸她，將張大千拋開，爲自己的終身另作打算，這更是一種屈辱，彷彿不相信她對張大千是一片真情。爲了維持她的自尊心，唯一的自

處之道，便是處之泰然。此身此心，早付大千，因爲一種無法克服的障礙而不能結合，猶如居孀，則但有守節而已，不過到底不是喪夫，無須悲感。」

這種心態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，但在民國初元新舊時代交替之時，這種哀感頑絕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兼具自我折磨與犧牲式的愛情，反而更足以顯示情操的高潔呢！

恨只恨兩人有情而無緣，怨只怨何不相逢於使君未娶之時，然則自從張大千成爲李秋君的密友之後，便經常是「歐湘館」的常客。「歐湘館」是李秋君的畫閣，調朱設粉，縹緗滿架，如果說李秋君是館中的公主，那麼張大千就是館中的駙馬爺了。李家兄弟衆多，早已把張大千當成了未來的姑爺看待，而李秋君的心目中，也把張大千當成了未來的夫婿；經此晴天霹靂以後，張大千自然是愧疚萬分，而李秋君卻暗暗的下定了決心，抱定殉道者的情懷，以張大千的妻子自居，發揮他的柔情蜜意，來照顧這位心目中的丈夫；這是一種舊式的「望門寡」式的高貴犧牲和奉獻情操，外人儘管蜚短流長，但是李家的父母及兄弟是十分諒解，而且也非常同情的。

### 儼然師娘姿態迎賓

李家的兄弟姊妹各自主持有不同的事業，有共同的財產，也有彼此的私蓄；張大千在上海時經常住在李家，衣食起居都由李秋君親自照料，關切愛護之情，比一個作妻子的還要週到，但是他們之間，絕無半點逾越本分的事，甚至連一句

失儀的笑話都從來沒有說過。

據張大千自己說，他在上海時，「大風堂」的畫室就等於是設在李府上一樣，向「大風堂」拜門的弟子，李秋君可以代表他決定收或不收；如果張大千不在上海，李秋君還可以代表他接帖，並受門生叩頭的大禮，只要拜了她，就一定算數。根據這種情形看來，李秋君內心裏不但是以張家的「八少奶奶」自居，表面上也儼然是以「師娘」的姿態出現，否則，怎麼能坦然的接受門生的大禮呢！

陳定山所說的「大千適喪偶，館於秋君家，患消渴症」，喪偶大約指的是張大千未婚妻謝舜華之死，「消渴症」也就是糖尿病，最忌甜食及油膩；除了管制日常的飲食，侍候湯藥而外，每有應酬，李祖韓與李秋君照例坐在張大千左右兩側，每一道菜上來，都要經過李秋君嚐了以後，挾到張大千面前的小盤子裏，他才能動筷子。

張大千曾經很得意說過有一次參加一個宴會，男女分坐，他兩旁坐的是梅蘭芳與余叔岩，李秋君在隣席遙遙的關照道：「不許亂吃啊！」等上來了一碗撒着桂花末的芋泥甜菜，張大千已經看準了是一道甜點，故意的歪過頭去問說：「這道菜我能不能吃？」李秋君眼睛有點近視，把桂花末看成了紫菜屑，以爲鹹的菜，遂答：「可以吃！」張大千逮着了機會，趕緊狠狠的挖了一大調匙就吃；太太小姐們的那一桌，總是慢條斯理秀秀氣氣的動作慢了半拍，等到李秋君嚐到竟是甜芋泥，對張大千大叫道：「你不能吃！」張大千漫應道：「我已經吃下肚了，方才不是還問過

你的嘛！」

爲了貪嘴不顧身，有一次吃了十五隻大閘蟹，又偷偷的跑到街上吃了兩杯四球冰淇淋，入晚上吐下瀉；李秋君衣不解帶的親自照料，收拾狼藉不堪的病榻，猶如一個細心而稱職的妻子。醫生來了，吃藥打針以後，病情已經穩定下來，眼看焦急不安的李秋君，醫生大爲不忍，好心的勸說：「張太太，祇不過是吃壞了肚子，明天就會沒事兒了，你請放心好了！」

張大千在病榻上聽到了，好生爲李秋君抱屈，心想都是自己不好，又讓李秋君吃了一大啞巴虧；但是李秋君既不否認，亦毫無不悅之色，默默的承認了自己是「張太太」。第二天張大千向她道歉，李秋君卻說：「三更半夜在你床邊兒侍候你，倘若我說不是你太太，醫生會怎麼想？反正太太不太大，你我心裏最明白，也用不着向外人來多作解釋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張大千與李秋君既然形同夫婦，不知道實際情形的人，自然就會繪聲繪影，蜚短流長。據張大千自己說，有一次他從四川回到上海不久，有一天與李祖韓去「澡堂」泡澡，當時上海流行的「澡堂」，設備豪華，一應俱全，除了熱水池子以外，還有理髮的、搥背的、修脚的手藝人侍候顧客，熱水浴罷可以在舒適寬敞的臥榻上休憩、聊天、進餐、喝茶或談生意，完全是一種消遣和享樂的地方。

### 一本初衷雲英不嫁

就在浴罷修脚時，無意間看到一分小報，上

面大字標題赫然有「李秋君軟困張大千」的字樣，定睛一看內容說是張大千到了上海，就被李秋君軟禁在家裏，秋君要獨佔大千，禁止他的一切的社交活動。極盡莫名其妙的渲染與形容之能事，張大千看了以後內心極爲不安，很不好意思的把報紙遞給了李祖韓：「大哥，你看小報如此亂寫，待會兒我怎麼好見三小姐呢？」李祖韓反而安慰他說：「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，不必去管它！」回到李家，秋君反而先提起了這件事，張大千萬分抱歉的說：「外面如此亂寫，我真對不起你哪！」李秋君卻柔情萬種的安慰着他：「只要我們心地光明，行爲正大，別人再怎麼胡說，也損傷不了我們毫髮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！」

李秋君的濃情蜜意，越發增加了張大千的心理負擔，原本追求她的名士一向不在少數，向李府登門求親的人也多如過江之鯽，但卻都被她一一拒絕了。爲了能使李秋君能有一個美滿的歸宿，因此有好長一段時間，張大千與二哥張善子避居蘇州「網師園」中；滿以爲時間可以沖淡一切，而且彼此不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必然可以無所顧忌的物色到一位如意的對象；不料五年過去了，李秋君仍然是一本初衷，依舊是雲英未嫁之身。

### 合購墳地互寫墓碑

中國抗戰，八年離亂，勝利以後張大千迫不及待趕到了上海，李秋君仍然像是一個妻子似的，熱忱地歡迎她歷劫歸來的「丈夫」。他們之間純純的愛，濃濃的情，已經獲得外間的充分瞭解

，而他們兩人的關係也已昇華至更高一層的境界了；既不能生同衾，亦不能死同槨，但是死後隣穴而葬總是可以的吧！因此他們曾經合購墓地，互寫墓碑呢！

民國三十七年，張大千和李秋君都到了五十歲的年紀，朋友們熱鬧開鬧的爲他們合慶百歲大壽，所有賀禮中最出色、最有意義也最爲他們兩人共同欣賞的是金石名家陳巨來所刻的「百歲千秋」印章了；兩人合起來爲「百歲」，而「千秋」又是大千與秋君名字的組合，兩人曾經相約合繪一百幅畫，每張畫上都蓋上這個圖章，後來因爲大陸變色，張大千倉皇逃離上海，這個心願始終未能完成。

身在異域，四處飄泊，在印度、在巴西、在歐洲、在美國，每當風晨雨夕或徜徉於雲影波光之中，或遊宴於衣香鬢影之間，張大千都會不期然的想到李秋君，刻骨銘心的相思，廢寢忘食的懷念，一直到民國六十年八月李秋君病逝上海，張大千尙一無所知。

家人們都得到了消息，故意瞞着不讓張大千知道。翌年張大千在香港舉辦了一次盛大的畫展，想當年在上海的時候，每次舉行畫展，例由李祖韓與李秋君兄妹主持一切，接洽場地，擴充宣傳，會場布置及接待，一切都不需要張大千操心；在香港的這次展覽，地點是在大會堂，大家都說：「盛況不減二十年前。」這次一切悉由李秋君的小弟李祖萊夫婦全權處理與安排，展覽期中，觀者如潮，不但訂購一空，而且有很多幅畫經過「複訂」及「再複訂」者，張大千喟然嘆息道

：「如果三小姐能够在場該有多好！」夫人徐雯波不經意的答說：「三小姐恐不可復見矣！」

### 視之若妹敬之如師

後來經過一再的追問，才知道他情逾金石的李秋君已經離開了人間，於是捶胸頓足，慟哭失聲，已經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，精神頓時陷入恍惚迷離的狀態，一直把自己關在房中，濡淚和墨寫了一封長信給李祖萊夫婦，以渲洩的哀悼痛惜的情懷，略云：

自四月初一賤辰前，身體即感不適，屢欲作書奉告，輒以困頓輟筆。三小姐捐擘，八嫂、蘿姪秘不令知。一日偶談及此番港上展出，弟與弟媳如何措施，感其盛況不減二十年前大哥、三小姐處置，惜大哥已歸池壤不及見，而三小姐陷在上海，亦不得聞此消息，良以為憾！八嫂喟然曰：「三小姐亦不復可見矣！」只怪問之？八嫂與蘿姪始以見告，驚痛之餘，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！以兄為國之寶一語，乃始自三小姐。兄年五十時，初與八嫂結婚，居祖模康樂新村，一日，三小姐來，執兄手付八嫂手曰：「此國之寶也，我儕當極力保護之！」三小姐誠為兄生平第一知己。自二十二歲於雲書大伯府中一見傾佩，訂為兄妹，三十年間，飲食衣服疾病醫藥，無不關切周至，以此亦頗為兄受謗。而三小姐充爽之情，初無所忌，且令心瑞、心沛二姪女寄名膝下，為之名命，瑞為名玖，沛為名玖，從尊府排名也。似此豪直，求之古之闡彥亦不可得，況在末世乎！方兄在大吉嶺時，曾寄小詩與大哥及三小姐云：

# 張大千詩文集 全一冊

張大千先生四十七年老友  
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 樂恕人編纂

◆十六開本、二百餘頁，內文七十磅木造紙精印，封面彩色，穿線平裝。

◆詩七百首，詞十七首，文廿二篇，聯六十付，題跋二百則，手札十封，另有大千先生生活書畫彩色照片多幅。

◆為紀念一代國畫大師逝世週年，使本書廣為流傳，定價謹計成本每冊新臺幣二百元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代售

「消渴文園一病身」。偶思七十子之徒，於夫子之歿，心喪三年，古無與友朋服喪者，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！嗚呼痛矣！

先數日得岳軍先生函云：「與吾鑿鑿輒生噴！」君家兄妹天邊遠，從此應無誠勸人！今大哥與三小姐先後棄我而去，老病一身，真無誠勸人矣。憶在三小姐畫室，午夜同煮咖啡，以兄渴疾不能食糖，大哥、三小姐亦為之搨而不食；端午節有客餽送洞庭白沙枇杷，亦相戒不許入口，其愛護之深，可以見矣！兄之於三小姐，視之若妹，敬之如師，今與弟通信，猶如見秋君，望寶愛

此信，以見我兩家交情耳！

函中「弟與弟媳」指的是李祖萊夫婦，「八嫂」謂張大千的第四位夫人徐雯波，「蘿姪」乃其子保蘿，因張善子有女而無子，以保蘿為嗣，「瑞、沛」則係其女心瑞與心沛，過繼給李秋君，並經李氏排行命名為「名玖」與「名玖」。

春秋時，師喪弟子無服，所以有「心喪」之說，朱子註云：「事師者心喪三年，其哀如父母而無服，情之至而義有不得盡者也。」張大千與李秋君義同手足，情逾骨肉，誓以心喪報知音，又豈止是一年或三年而已！

(未完待續)